

世界新军事变革译丛

震慑论

[美] 哈伦·厄尔曼 等著

滕建群 等译

新华出版社

4A565/03

目 录

第一章	“迅速制敌”理论	(1)
第二章	背景与基本原理	(13)
第三章	震慑	(27)
第四章	战略、政策与作战层次的运用	(41)
一、	作战构想	(54)
二、	作战假定	(57)
三、	“迅速制敌”的“任务能力包”	(58)
第五章	系统创新与技术一体化	(63)
一、	对自己、对敌人和对环境的认知	(65)
二、	认知与情报	(67)

三、迅速性	(69)
四、关键性技术	(70)
五、结论	(81)
第六章 未来的趋势	(82)
附录一：对“迅速制敌”的若干思考	(87)
一、技术因素	(87)
二、经济因素	(88)
三、政治因素	(88)
四、何为“迅速制敌”	(89)
五、“迅速制敌”与未来战场	(93)
六、达成“震慑”效果的工具	(96)
七、对“震慑”应用的思考	(98)
八、“迅速制敌”的基础设施	(100)
九、最后的思考	(100)
附录二：防务选择方案：所需要的部队	(102)
一、纵深打击：震慑的灵魂	(111)
二、防区外打击	(113)
三、生存能力	(114)
四、火力	(115)
附录三：永远不变的现实与“迅速制敌”	(116)
《震慑与畏惧》课题组成员简历	(120)
访谈与评述：本书译者专访厄尔曼	(122)
在“震慑论”的背后	
——美国 NBC 记者采访哈伦·厄尔曼	(127)

目 录

“媒体这样报道完全错了”

——哈伦·厄尔曼接受英国《卫报》记者采访

..... (130)

媒体对“震慑论”的评述摘要 (136)

下部 迅速制敌

“先发制人”和“速胜论”的基石之作 滕建群 (145)

引 语 (149)

前 言 研究小组的说明 (150)

第一章 “迅速制敌” (157)

一、“迅速制敌”的主要内容 (157)

二、“迅速制敌”的现实问题 (160)

第二章 “迅速制敌”部队的定性与定量 (169)

一、“震慑与畏惧” (169)

二、四个特性 (171)

三、定性描述 (180)

四、定量描述 (191)

第三章 选定和引入“迅速制敌”的技术与系统 (197)

一、简介 (197)

二、“情报与作战行动战场管理整合器” (201)

三、“可撒布和一次性传感器网络” (206)

四、“全球炮” (209)

五、“生命之光” (213)

六、“侵入型信息战” (214)

七、“虚拟现实控制与感知系统”	(218)
第四章 验证“迅速制敌”	(223)
一、大规模地区战争	(224)
二、“非战争军事行动”	(230)
三、政治威慑	(233)
四、盟友、盟国和同盟	(238)
五、对国防预算与资源的影响	(242)
第五章 建议、结论与影响	(244)
一、建议	(244)
二、结论	(249)
三、几点影响	(251)
附录 可产生“震慑与畏惧”效果的技术清单	(254)
译后记 我在互联网上采访“震慑先生”——哈伦·厄尔曼	(270)

第一章 “迅速制敌”理论

今天，美利坚合众国的军事态势和能力都处于主导地位。简单地说，目前在世界范围内还没有一个外部敌人能够在地区冲突或“常规战争”中成功地挑战美军的超常力量，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一旦美国做出承诺，它就会采取任何必要的行动。可以肯定地说，假如一个人侵者已经发动了袭击，而且美军并没有在位，那么危机的初始阶段或许是最艰难的时期。然而，如果不用几十年，至少也得许多年的时间，潜在敌手才能够部署起来全副武装的能力，而这些能力等于或者超过美国军火库中由舰艇、飞机、装甲车辆和武器系统合成在一起的能力。即使是一个敌手能够部署相同能力的系统，那么与三军人员的超级训练和充分的准备水平相匹敌或超过美军，也会是一项使人感到气馁的任务。

基于这一现实，美国军事力量所占据的主导地位能够，而且会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得到延续，假如美国准备使用这一主导优势，那么为什么重新评估美国的国防态势和理论显得尤为重要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包括：（1）国内和国际环境已经发生变化了的特性；（2）消除国家内部或国家间冲突的复杂性，这些冲突已经越出常规战争的范

畴，包括维持和平、反恐怖、预防犯罪和反对使用大规模毁伤性武器；(3) 资源限制；(4) 依赖大规模和持续不断资金注入的国防基础和技术性工业基础现在正面临着一个紧缩的未来；(5) 所谓的社会、经济和信息革命，这一系列革命所具有的巨大不确定性会阻止或妨碍国家的许多设想，阻止和妨碍当前民众对国防的支持。

很明显，这一系列所谓的灰色区域涉及到了非传统的“非战争军事行动”和强制性执法任务。这些行动和任务正在增多，而且向美军提出了困难问题和挑战，特别是在不适合使用武力或者武力根本无法发挥作用的时间和地方更是如此。为索马里的国家重建而扩大发挥联合国部队作用和随后发生的失败，是让人们想起这种危险的一个例证。仍值得争辩的是，美国军事能力所具有的令人生畏特性和在技术上所占据的巨大优势会诱使敌人转向另一种战略。这种战略试图通过聪明和灵活的方式来智取上述所有的战斗能力。越南战争是一个令人恐怖的回忆，反映出冲突的政治特性和美国的力量是如何受到挫败的。训练、士气和战备是一些容易变质的商品，需要慷慨的资源支出和仔细的培养。

这样，从反论的角度看，今天在世界上保持这支最具主导性军事力量所面临的制约或许是克服成功所带来的惰性。我们也许是我们自己最坏的敌人。

冷战期间在危险显而易见时，国防论争通常围绕着如何保持所谓的“战略—部队结构—预算结构”的模式展开。今天，这一模式已经扩展到了“威胁—战略—部队结构—预算—基础设施”。没有再像1941年的轴心国家，以及前苏联所构成的那种“清晰而现实的危险”，来使民众对威胁有个共同的认识，要确立一种支持型战略是困难的，而这种战略不论在确定优先顺序，还是在目标选定上会是有效的。因

第一章 “迅速制敌”理论

此，今天的“两场战争”战略或者叫做两场大规模地区战争（MRC），不论是从战略上，还是从资金上都被批评为“走过了头”。正如政府官员们所指出的那样，现有的部队结构无法满足“两场战争”战略的要求，而且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预算都不能支持所计划的部队结构。最后，人们普遍认为，美国拥有过多的基础设施，如基地和设施。这些基地和设施超出支持现有部队的需要，从而剥夺了用于战斗力方面的有限资源。其结果是，存在着一个很明确的国防失衡，这种失衡将会削弱部队的战斗力。

在确定国防态势时，美国一直在采用叫做“决定性或压倒性力量”的理论。这一理论强化了美国在战略机动、前沿预置、技术、训练和部署一体化军事系统方面的优势，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提供和保持优势，对里根政府首先确定的最低伤亡和最低附带损伤标准做出回应。军事事务革命，或者叫军事革命被用来描述美国继续使用技术来维持其决定性力量优势的现象和过程，特别是在达成“主导性战场认知能力”方面更是如此。通过这种认知能力，美国能够取得绝对全面或者接近绝对全面的信息，这些信息实际上反映出战场上所有的技术层面。这样，美国就能够更有效地战胜或摧毁敌人。对我们来说，这样做还会带来更少的损失，它包含一系列的能力，从远程精确打击到更为有效的近战武器。

在做进一步阐述前，举一个例证。它有助于关注目前这些范围更广泛的现实、变化和趋势的未知影响。把美国部队部署到波斯尼亚，是对冷战后世界出现的重大转变的一种反映和代表。随着这些转变，这种部署对军队未来的使用、相互关系和计划都会有启发意义。广岛、长崎留下的遗产，以及后来冷战的开始，使西方采取了一种遏制和威懾政策，遏制和威懾由苏联及其意识形态所构成的更广泛的威胁。热

核武器，不时地得到了强大的常规部队的加强，对苏联构成社会性的损害。后来，以战术核武器为后盾的常规力量成为必要，部分原因是阻止苏联在欧洲地区发动大规模的地面进攻，部分原因是提供一种（直接）使用核武器的选择方案。

今天的第1装甲师，美国在波斯尼亚部署的主力部队，也是在“沙漠风暴”中有上乘表现的主力部队。该师和其他部队一起构成冷战期间军队的主要组成部分，曾被设计成用来保卫北约，击败苏联穿过欧洲平原、在数量上占优势的装甲机械化部队。但现在这些部队，以及其他来自前“铁幕”两侧的部队正置身于“非战争军事行动”。在这种行动中，特殊训练、接触规则、指挥机构和其他支援机构被立即投入使用。几年前，很少有人预料到这种情况。这同样是行动，因为有密集且连续不断的媒体报道，这些行动会对国内政治产生巨大的影响，特别当事情出现问题时。

即使可能最适合这种任务，但在目前情况下，这个装甲师是否是最适合这种军事行动而编制成的部队还没有合理的答案。然而，审查一下由波斯尼亚显现出来、已变化的任务的影响是件慎重的事情。在波斯尼亚事件中，敌人是不稳定的，而且不是美国一直想遏制或战胜的在意识形态方面或地区性敌人，而且我方的中立地位对使命的成功或许是至关重要的。这些变化是否意味着我们应该改变确定传统部队的理论和计划方法？如果是这样，该怎么办？是否还有可供选择或更有效的方式和方法，来遂行这些与维持和平行动相关的行动？这样，在这个评估中，是否还有我们应该考虑的可选择理论，去更有效地遂行战争行动，就像我们所设想的在大规模地区冲突的条件下进行战争？

随着苏联的灭亡和一个有敌意的俄罗斯超级大国的消失，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已经没有了影响其存在或生存的外部威胁，而且在未

第一章 “迅速制敌”理论

来的一段时间里，也不会有如此直接的威胁。没有直接威胁美国社会存在的外部敌人，意味着产生了一个可以肯定的“机会之窗”，即美国的军队远远超过了任何想直面美国的潜在的军事敌手；带着革新思维，我们会创造一个更合理、更有效和更充分的手段，从而在未来可能的开支水平上确保美国的公共防务。

在波斯尼亚的行动还在进行的同时，国内和国外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必须得以强调。美国现有的工业和技术基础正经历着一场意义广泛的变革。美国经济中的企业和技术优势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大，而且正是它的小型企业在创造几乎所有的新工作和就业机会。商业技术和产品正以大大缩短了的生产周期上市。效能，特别是高技术产品正在得以不断提高，而且造价却在一步步走低。

可悲的是，与此相反的倾向在国防领域仍然可以被发现。在这里，造价高，而且将在竞标项目中产生更难的选择，特别是在预算紧缩时更是如此。部署新一代能力的周期正在拉长，而且效能，特别是在计算机和信息系统方面，在交付使用的过程中就已经过时。国防工业基础将进一步压缩，而且仍不清楚的是，必要的效能水平或在使用这些基础设施时效能的提高会被确认出来，并得以实施。这预示着国防预算将承受进一步的压力，未来的国防预算有可能是只减不增。

事实上，一个必须认真审查的问题是在冷战和热战中为我们提供上好服务的军事平台。这些平台包括：坦克、固定翼飞机、大型水面舰艇和潜艇，看看它们是否是在数量、技术、战略机动和战斗力方面达成了最有效的组合。我们国家对“消耗战”和“力量对力量战争”的取向，继续规定着计划和使美国军事能力合理化的方法。因此，在应付大规模地区冲突时，美国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仍是冷战时期部队计划的延伸，这并不足为奇。随着苏联的消失，美国所面临的威胁程

度降低，数量已大幅度减少。美国继续使用能更好地满足传统任务所需要的技术，而不是确认或形成新的更有效答案，来达成军事、战略与政治目标。

尽管人们在大谈特谈“军事革命”和打赢“信息战”，这些专有名词和讨论通常所具有的含义正在转移到国防计划中，这些计划与通过指挥、控制、情报、监视、目标识别和精确打击技术来取得和“融合”相关联。更令人激动不已的是，这些革命是取得“战场认知”能力的潜在要素，即取得对战场近乎完全的了解和信息。与此同时，为达到这一目的，还要剥夺敌人的这种能力，并形成“系统集成”（或译作“系统的系统”）。

在很大程度上，这些革命的近期和中期目标仍是直接利用美国在火力方面的优势，部署摧毁敌人武器系统和系统基础设施的更有效方法。“决定性和压倒性”理论是打赢下一场战争的理性和实用基础。在很大程度上，这种理论是基于“力量对力量”和消耗战模式之上，而且赢得信息战对达成这一目标是至关重要的。几乎没有人发问过，把更现代化技术用于传统的火力上是不是最佳方案，没有人质疑过是否还有更有效和更充分达成军事目标的可选择手段。换句话说，仅从着眼于可选择的军事、政治或战略目标方面看，主导性战场认知能力会不会从理论和实用上得以延伸？

如果像本文所述那样，“迅速制敌”理论得以成为现实，它将会把军事革命推向新的水平，而且也可能带人新的范畴。“迅速制敌”理论扩展了“威胁—战略—部队结构—预算—基础设施”的整体模式，为我们如何提供未来的公共防务提出广泛的内涵。国防组织和管理机构以及国防资源不应该立于这种审查之外，尽管在本论文中，这些内容并没有得到详细的论述。

第一章 “迅速制敌”理论

“迅速制敌”理论的目的是，通过施加“震慑”机制来影响敌人的意志、看法和理解力，以符合或对美国的战略政策目标做出反应。很明显，传统意义上的摧毁、战胜或削弱敌人军事能力的军事目标仍是“迅速制敌”理论的根本和必要组成部分。我们的意图是，使用一系列足以带来充分“震慑”的能力，使敌人变得毫无抵抗能力。这就意味着必须达成有形和心理上的影响。

在快速的基础上，“迅速制敌”因此将提供控制与作战利益和环境相关的整个地区。从广义上讲，这个地区是在利益区之内和周围。除了取得决定性力量和主导性战场认知能力外，我们认为，“迅速制敌”理论产生了一种能力，这种能力能更有效和更充分地达成已公开的政治或军事目标，它以使用武力为基础，主要是完全使敌人变得无能为力。

在“迅速制敌”理论中，“迅速”意味着在敌人能做出反应前进行快速机动。从冲突前的部署到作战中以及冲突的解决，这种“迅速”概念应用于战斗的全部过程。

“制胜”意味着在物质和精神上能够影响和主导敌人意志的能力。“物质制胜”包括摧毁、解除武装、阻止和抵消的能力，使对手无能为力。“精神制胜”意味着摧毁、战胜以及抵消敌人抵抗意志的能力，或者是不用武力就迫使敌人接受美国的条件和目标。其目标是敌人的意志、看法和理解力。达成这种“制胜”的主要机制是通过对敌人施加足够的“震慑”条件，迫使其接受美国的战略目的和军事目标。很明显，大量实施欺骗、混淆是非、发布假信息等手段必须得以利用。

“迅速制敌”理论的关键性目标就是，在迅速或充分及时的基础上对敌人施加这种压倒一切的“震慑”。用粗略的语言来说，“迅速制敌”将会夺取环境控制，而且瘫痪敌人对事件的看法和理解力，或者使敌

人的看法和理解力成为负担，从而迫使敌人无法在战术和战略层次上形成抵抗。一个敌人会在我们国家面前变得完全软弱无力和脆弱无能。要达到这一程度，非致命性武器有用武之地，它将融入“震慑”能力之中，并达成“迅速制敌”。

理论上讲，“震慑——迅速制敌”所拥有的巨大威力寻求的是，使用（在极端情况下）与在广岛、长崎投下原子武器对日本人所带来的影响相提并论的非核武器。直到上述两枚核炸弹使用以前，日本人还在准备自杀性抵抗。通过其所具有的“震慑”条件，这些武器的影响足以改变日本平民的思维模式，改变日本领导人的看法。日本人简直无法领会1架飞机所带来的毁灭力量。这种无法理解产生了一种畏惧心态。

我们相信，用同样方法，把新理论和现有技术结合起来具有革命性潜力，它能够产生出一些系统，这些系统能够形成如此水平的“震慑”。在大多数或许多情况下，这种“震慑”也许不需要施加核武器或者先进常规技术所具有的彻底毁灭能力，但是必须要有使用这些能力为后盾。

在一个或多个适当层次实际使用“震慑”，以达成“迅速制敌”效果，是准备替代或补充“压倒一切力量”理论演进的下一阶段。通过对比，从应用于目标、部队使用、部队规模、范围、速度、伤亡和技巧方面的基本要素入手，我们已归纳出如何认定“迅速制敌”理论和“决定性力量”理论的区别所在。我们意识到，在这些理论的相对效用和实用性方面会有论争，欢迎读者参加论争。

在考证“迅速制敌”和“决定性力量”理论的区别时，有必要尽可能准确地定义一些用词。

使用“震慑”达成“迅速制敌”的目标必须与“压倒一切力量”

第一章 “迅速制敌”理论

的目标相比较。“迅速”是指“拥有”时空的能力，即比敌人快速地机动，在自己的决策范围内行动，而且在短时间里以有利于自己的方式解决冲突。“制胜”意味着完全控制形势的能力。

“迅速制敌”的手段必须是无所不包。它需要预料到并拥有反击所有有抵抗行动的手段。它将具有这样的能力，即阻止对手使用有重要价值的手段，而且传送出十分准确的信息，即无条件屈服是唯一的可用资源。它的含义不单单是直接使用武力，它将意味着控制环境和掌握敌人所有层次活动的的能力，从而影响其意志、看法和理解力。这会包括通信、运输、食品生产、饮水供应和其他基础方面内容，同时阻止其做出军事反应。实施欺骗、发布错误信息以及不让敌人获得信息是这种对敌人意志和理解力攻击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超常速度和通过在战术、战略和政治各层面上拥有全面的控制，将会摧毁其抵抗的意志。应用“迅速制敌”理论，其目标就是使用迫使敌人屈服的力量，即使是意志最坚强者也会对此感到畏惧。“迅速制敌”理论将会竭力达成“迅速制敌”，这种“迅速制敌”是如此彻底以至于胜利迅速到来，以至于敌人在人力和财力上的损失都会相对少些，然而其所要传达的信息则是准确无误的，即抵抗将被认为是毫无用处的。

从另一方面看，“决定性力量”预示着投送大规模且足够数量的部队，去取得胜利。“决定性”意味着在使用力量时考虑到可能出现失误并为此留有余地。“力量”则是指传统意义上的“力量对力量”和消耗战的方法。这一理论并不排除心理以及其他可造成补充性损害的技巧，以加强力量的强度。在整个战争史中，它们的应用都有所存在。但这种非摧毁性手段会有附带作用。军事力量会以纯粹的方式使用，主要打击的是敌人的军事能力。时间并不总是关键性组成要素。正如“沙

漠盾牌”和“沙漠风暴”所表现的那样，有足够的时间分配和集结压倒一切的力量。这种奢侈并非总能如此容易得到。

如果把它们的主要组成要素分离开来，区别就会更加明显了：

要素	“速胜”	“决定性力量”
目标	控制敌人的意志、看法和理解力	取得军事上和决定性的胜利，拥有对付由“打赢大规模地区战争”战略规定的一系列打击的能力。
使用武力	控制敌人的意志、看法和理解力，确实使敌人毫无行动和反应的能力。	拥有在军事上毫无疑问的战胜敌人的能力，这种能力是建立在战胜敌人能力的基础之上。
部队规模	可能比抵抗部队规模小，但在技术、训练和技能方面拥有决定性优势。	大规模、高强度训练和装备优良，在物质方面压倒一切。
范畴	无所不用。	力量对力量（而且还包括支援能力）。
速度	至关重要。	有利。
伤亡	对双方来说都会有相对少的数量。	有可能双方都遭受重大损失。
技能	瘫痪、震撼、失去抵抗、阻止和摧毁。	对军事力量的系统摧毁，在某些情况下还采用消耗战。

关键性特征和能力的4种共同范畴得以确认。“迅速制敌”所确定的“任务能力包”必须包含这些范畴。这些范畴将在随后的章节中进行简要的认定和讨论。

第一章 “迅速制敌”理论

第一,“迅速制敌”寻求在政治、战略、经济、军事和作战层次上对环境最大限度的“认知”,对敌人最大限度的“认知”和对自己军队最大限度的“认知”。一方面,我们希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入地进入敌人的大脑中。另一方面,除了掌握战场情况所需要的作战情报外,“迅速制敌”理论意味着对敌人文化方面的认知,其方法将影响我们的计划和他们的计划,影响到所有相关战术和战略层作战的结果。

第二,从时间概念上讲,“迅速制敌”必须要“迅速”行动。“迅速制敌”理论必须要有这样一些能力,即能够迅速而且以相对于敌人快些的速度行动。

第三,“迅速制敌”追求的是对“环境的全面控制”,包括我们的和敌人的信息和情报在内的全部特征管理,包括欺骗、伪装和假信息在内更不相关的手段。

第四,“迅速制敌”理论的目的是取得作战能力的新水平,并从本质上拥有卓越才能。在某些情况下,这也许意味着它有可能改变传统的军事集中原则,意味着单个士兵、水手和空军人员成为使用和指引力量运用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我们把这一理论演变成未来评估所用的特定理论和能力时,还有另外一个正出现的现实需要思考。如果商业与经济领域仍以当前速度和广度进行转变,将会出现的现实是,在过许多年后,国防工业基础将会跟随其后,或面对不适或绝种。很明显,有许多特定的国防领域从来不会或者也许不会灭绝和被替代,核系统就是现有的例证之一。

假如这种商业主导性趋势继续下去,它也许意味着军事力量的计划和采购将变得依赖于私营企业和商业技术。“迅速制敌”是第一种应对这种可能的概念性步骤。

本论文的目的只是想归纳出“迅速制敌”理论的最初模样,它主

要集中于战略、技术和革新，它的核心落脚点在于“震慑”。在此基础上，随后的举措将涉及到扩大“任务能力包”的概念，包括理论、组织、系统与行动的和谐与一致性，而后将转向使用原型系统，以此作为先进概念技术演示，进行试验和评估。